

刘毅然 / 著

流浪爵士鼓



A WANDERING
JAZZ PLAYER

HAIXIA
ART &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海峡文艺出版社



刘毅然/著

流浪爵士鼓

A WANDERING JAZZ
PLAYER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流浪爵士鼓

刘毅然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3 插页 245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80534-369-1
I·330(闽)/05 定价: 4.55 元

序《流浪爵士鼓》

王炳根

在一个雨夜里我为这本书作序。窗外如注的屋檐流水敲击着地面犹如那面流浪的爵士鼓被人敲响。夕照下，几个赤裸的青年疯狂地嚎吼疯狂地扭动疯狂地摇滚，夕阳将他们的身影投在威严的红墙上。夏日最后一次台风袭击着我脚下的南方热土，我却悠闲地呆在屋里。

这算什么？

刘毅然应视为“摇滚青年”，尽管在这之前他写过无数的诗，尽管诗最能运载人的情感，但无数次的运载却不及这一次的“摇滚”来得壮怀来得激烈。也是夏日的雨季，我带了本刊有《摇滚青年》的《小说选刊》去更南一些的地方出差，更南一些的地方下起雨来就更闷热，“摇滚”自然不能去热的但却可以解闷。晚间聊天，小说便成了热门话题。有人先开言，称道开篇那个“比长安街还长”的吻，并言之，人就应该这般活着，想吻就吻，想吻多长就吻多长。管他周围的人头马面山呼海啸。此话也开心，于是就笑，就谈到周围的缠绕爱情的束缚，谈到职业的选择人生的追求，于是乎大伙真想像“我”一样抛弃职业抛弃爱情在人生之路上“摇滚”一回潇洒一次。

但这终是解闷终是聊天。

谈了作品再谈人，议过“我”后议起了刘毅然。一位女士为他造像：这家伙准是个留有长发长胡子说不准还长着长长胸毛不修边

幅的不守规范的放荡不羁的现代嬉皮士。有人说那倒未必，有人说准是那般，有人坚持文如其人，有人指出作者的修行与作品人物的修行不能划等号。他们争论我笑听，他们不争我说话。我说，刘毅然此公乃白面书生满身文气，不仅修边幅且衣着整洁不仅不是现代嬉皮士且是吾代一名军人。

众人嗟哂，他怎么写出这样的作品？

再次见到毅然，我向他转述了他的读者给他的造像，毅然笑笑，是吗？以后几次见到毅然，依然无改我最初的印象，他已改文职不穿军装依然是个军人，他在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的时候一定没有忘记及时地刮去他的胡子，所不同的是，他爱穿布鞋，用千层布纳出的布底鞋，爱穿对襟的用布条结成纽扣的布衫。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家乡，江西的南昌。我与毅然的祖家仅一河之隔，我们那儿的老辈人就爱穿这种布鞋这种布衫。

然而，毅然在京城长大。

这里是不是隐喻着什么？

的确，《乡村歌手》中的主人公是在腰间别着杀猪刀与赶车的长鞭进入都市舞台的，他的粗犷他的狂放他的充满野性的歌喉令台下的青年男女热血沸腾不能自己，他被人疯狂地崇拜而自个却不看重崇拜，他被人用来赚钱而自身却不把钱看重，他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与歌喉去唱他的乡村之歌。当他遇到约束遇到不习惯而在诸多的不习惯中最不习惯的是那泡憋了许久的大便无处拉时，于是，他就逃离像窃贼一般逃离都市逃离舞台。《流浪爵士鼓》中的“我”与那两个叫“索里”“老搓”的人，一一辞去了他们的工作，组织了个民间摇滚乐团，他们仿照甲壳虫乐队的歌手，阔步在大街上演唱，引来一路的惊呼与好奇，直至在皇帝的陵园，开始了他们称之为“狂飙”的行动，镇静地脱去身上所有的衣裤，在金色的阳光下赤裸着青春的胴体并弹奏吉他高声嘶吼，招引了无数的中外游

客。《摇滚青年》中的“我”怎么也不能忍受剧团的“红绸舞”之类的老掉牙的舞蹈，而对节奏强烈鲜明充满骚动情绪的似野马在荒原上奔驰的霹雳舞充满着向往与激情，当他的舞蹈不被导演看中，当他的舞蹈不能参加艺术节时，他就逃离了剧团，步入故宫午门的霹雳舞旋风；当他的反叛与追求不被恋人接受并以其柔情劝其规范时，他就痛苦而毅然地离别了恋人。在这些作品中，刘毅然以其鲜明的色彩与画面。以其强刺激的语言与紧凑的节奏将一代人的痛苦、迷茫、愤怒、反叛、苦斗与追求表现得极为强烈，在这里，刘毅然贸然地闯进了当代青年的情绪与情感的敏感区域，敲动了他们心灵的爵士鼓。因而，刘毅然的作品在青年中反映那么强烈，甚至激起某种狂热，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仅就这一点，当然可以确立刘毅然作品的鲜明个性，仅在这一点上，可以为作者赢得声誉但也可能遭至毁誉，如若我们能深究一下，或者说不仅仅把视线停留在这一点上，那么，声誉也好毁誉也罢，或许都该作出各自的调整。

我们看到，刘毅然作品中的人物在摆脱某种方式寻求新的形式，在反叛某些规范而创造活力与生命的时候，并非是抛弃一切反叛一切，他所指向的是那种一代又一代束缚扼杀人的自由创造的僵化的传统习惯。《摇滚青年》中的“我”面对两代舞蹈明星而被同一种单调的一成不变的红绸舞将生命与创造消耗一尽的时候，那种反叛与摆脱的情绪才渐次高涨直至不可遏止。这种反叛的指向是具体而明确的，而在他们的摇滚乐霹雳舞中也并非是一味地西化，一味地崇洋媚外，他们在跳这种舞的时候，十分注意从普通人的劳动场面、情景中吸取养分，并且在这种充满野性原始的呼叫中，溶入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从而进入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某种境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使人想起芭蕾舞，交响乐以至话剧的引进，它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言语与行为有些玩世不恭，不像上

一代人那般煞有介事，但这不过是他们不同的外在形式。而心却是热的。于是我们可以说，他们反叛而不极端，追求并非不切实际，就是在他们的追求被社会误解或不被承诺不被允许之后，也没有颓废下去而是改换方式继续以求。《流浪爵士鼓》的三个人最后走向交代实际上隐喻了这一代人的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

同时我们看到，尽管刘毅然作品中的人物时有牢骚时有激情时有满口脏话，却又不失真诚，甚至他的满嘴脏话也会吐出人生的真诚。尤其对待爱情，几个作品中的人物都极为严肃也极为真诚，“我”与圆圆的离别；“我”知道了恋上了母女两代人的时候，虽然这具有惊世骇俗之笔，但总流露出一种凄楚与哀婉，这是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决无游戏人生。《遵守军规》的主人公一方面要遵守军规不与驻地女性谈恋爱，另一方面又要越出军规面对金灿灿的爱情，作者煞费苦心要将这两者都保全，既不违反军规又不割舍爱情，可见其逃离与反叛规范的限度。

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刘毅然，一个憧憬追求理想而又无法摆脱现实最终正视现实，一个反叛规范传统而又无法摆脱传统精神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传统之中的刘毅然？

于是，我又想起了都市里那件对襟的布纽扣的布衫，还有那双粗布鞋。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于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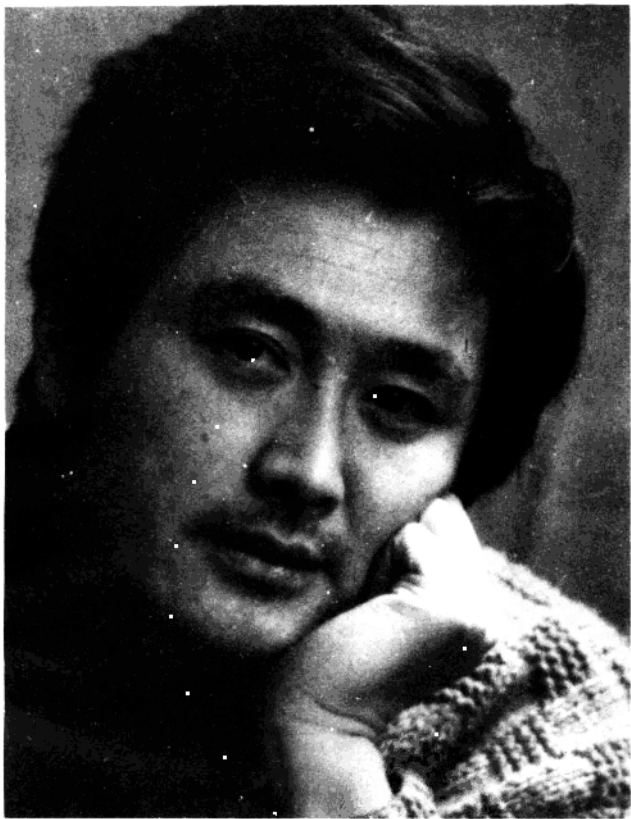
沉重的潇洒。

永恒的抗争。

燃烧、骚动的青春世界里，

透视出这一代人的困惑、迷惘、

愤怒和苦斗反叛之精神……”



劉 毅 生

目 录

- 摇滚青年 (1)
- 父亲与河 (67)
- 遵守军规 (130)
- 乡村歌手 (196)
- 流浪爵士鼓 (260)

摇滚青年

我说，你可别把咱这糙事当小说去伺候那你准后悔，小说是搞艺术的人在上帝的手纸上写的，咱这是拉泡屎的工夫跟你随便侃侃，别太较真儿。

当然是再骚动不过的啦。

你们谁也他妈的说不出来这有多开心，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个吻，比长安街还长。一切死如梦境。我灵魂出窍。我感到浑身轻松极啦，有种野了叭叭的东西在我全身蔓延，我被强烈的冲动攫住了，炽热的欲望把我的理智打得满地上找牙。幽暗中我抡圆了劲儿抱住她，她的身体飘散着一股叫我发疯的叫我没魂儿的而且不论在什么场合也绝不会和别的姑娘混淆的气息。我的火烫的嘴唇和她的温馨的嘴唇触电似地粘在一起，迸射出刺刺啦啦的火花，颤栗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使我超越了所有的痛苦。忘记世界吧！我无法理解这快感从何而来，我的脸被她热烘烘的呼吸快烧出大泡来啦。一切死如梦境。月亮的脸都他妈地绿啦，太阳够糙的，也不吻它。忘记一切吧。我默默地特仔细地感受着滞留在我唇上的那种激情，我感到她的生命来到我的生命里，并通过急速流动比宇宙飞船跑得还快的血液向我的肢体四处扩散，

在我躯体内最秘密的部位喧哗和骚动，我模糊而又清晰地嗅到那股难以捉摸令人又舒坦又难受的生命的味儿。我眼前飘满了乳白色的迷雾，惊涛骇浪的咆哮声把我送入一个真空世界，那会儿心脏准没跳。现在，我们在相互吸吮生命之后开始用舌尖去寻找和创造新的感情，表达着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绵绵情话。她的感觉比我好多啦，她为使这种柔情不被干扰把迷人的眼睛紧紧闭上了，女人是不是都这样？她蜷缩在我怀里轻轻蠕动，我忽然想起大缸里酿热的酒浆。海浪被暴风雨抚摸。白色蜗牛。她把一只手勾在我的脖子上，真够刺激，我突然悟出了上帝把男人造化得比女人高大原来是如此奇妙的。感谢上帝。一辆破洒水车开过来，车灯缓慢而又长久地滞留在我们身上，我像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光了衣裳一样难受，混蛋司机，肯定是目奸爱好者。哦——她快活地叫了一声，叫得好听极啦，没动静能比。

砰！

电梯的铁门深沉地关上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晕头转向地从临街树荫下的幽暗角落里转移到电梯里来的，我们并没有特异功能呀。反正还在呼吸生命。倒霉的电梯里的灯为什么不是红的，红的才叫人发疯呢。我们的感情随着电梯的上升而腾空，大约是到了十六层顶端了吧，电梯门温柔地开啦，我可不想出去，更不想去她家接吻拥抱什么的，她那个一脸道德的爹还不得用那双访问法兰西的巴黎皮鞋把我踹出去。她更紧地贴着我，电梯门深沉关上。降落，爱情自由降落。上次我来找圆圆，这破电梯坏了，把我困在八楼九楼之间，我把遗书都写好啦。这会儿要是坏了才有乐子呢，我们准爱得更开心。听说美国人经常在电梯里相亲做爱，难为他们，这玩艺与世隔绝太他妈的让人欲念横生了。咚！电梯停下，门温柔而开，外面站着个冰凉的老太太，我们当然不理她也看不见她，我们的活儿还没完哪。大娘，您一声不阴不阳的咳嗽就想拆散我

们，有点太忽视当代青年的爱情粘度了吧，您不进来就怪不了我们了吧。电梯门深沉关上。我们和吻再次升空下降，这次门一开我整个一个没脾气啦，老太太身边站着一群人，跟开什么代表大会似的，个个严肃。我长出一口气，完啦，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只能在一阵情欲得以半发泄状态的大喘气后，柔情缱绻地望一眼，那情景太动人啦。我俯身拾起掉在地上的黑色练功衣，冲圆圆咧咧嘴，她也冲我咧咧。我很有礼貌地侧身让过那群脸色铁青的大叔婶子，想笑没笑出来。还是圆圆精道，她怎么就能那么潇洒那么自然地掠掠凌乱的头发。她脸色绯红，她刚才难以抑制的急躁差点把事情搞糟，她刚想把我的手按在她美丽挺拔的乳峰上时，电梯门就开了，幸好我灵活，把身子抽开了，不能让这帮人看见我们相爱，他们不配。

我走啦。我说。我的意思是我真的走啦。

她笑啦，笑得带点美丽的忧伤。

可爱的老太太这一切她都装做没看见，她肯定是练过不老还春功的清朝人，不懂得吻是怎么一回事，不然该跟我们交流一下的。当！电梯门凶狠地关上，走吧，别跟这儿瞎耽误工夫啦。我站在现代化大楼下向顶端望去，其实我什么也看不见，凭感觉。我琢磨着她该把头伸出来了，果然她就伸出来了，挥挥手不见啦。要是我是超人多好，要是你爸爸和他那双法国皮鞋不在家多好，要是……

现在，我走在大街上和晚风交流感情，让它温柔地抚摸我，我就在晚风的温柔里边边走边品味着圆圆的香甜，西红柿？咖啡？糖？这味道在我的意识里变得神秘而模糊，我感到浑身燥热，两腿有力无比。我情不自禁地滑起太空步，整个身子飘飘欲仙。我最近痴迷霹雳舞和摇滚乐，这玩艺能使人忘记活着的烦恼。听说成千上万的舞迷都被美国电影《霹雳舞》里的那个长得挺丑的黑小子迷得不行

啦，差点冲着银幕跪下啦，干吗要崇拜那小子呀？哥们可比他帅多啦，有朝一日我拍部电影或者在天安门广场上搞个为非洲灾民义演什么的，你们才知道什么叫盖帽儿。可这也是件挺愤怒的事儿，歌舞团头头愣不让我跳，他们假模假式的样儿我见了就想拉大便。霹雳舞怎么啦？摇滚乐怎么啦？满世界的青年人都在那儿跳在那儿唱，你不能说人家是集体流氓转业吧。工资都快发不出来啦，还跟那儿装丫挺的。前不久，我的一个玩摇滚乐的哥们被莫名其妙地禁止演出啦，我为电视台拍得有点霹雳味道的蓝色迪斯科也不让播映啦，真是笑话。外国的摇滚歌星一来这帮头就得陪笑脸，舔人家腩沟子。中国人就是不能跳，本来我们活得就够糟的啦，这帮家伙还这不让那不让的，操！

我快步走着，公共汽车肯定是没有啦，站牌下站着几个留披肩长发一脸胡茬子的小伙子，手里晃动着电吉他电贝司什么的，模仿着雷依甲壳虫摇滚乐队歌手的嗓音在那儿嚎叫，还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也在喊，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他们眼里好像还含着泪似的，真叫我感动。要是咱团的剧场给他们练练活儿，演出几场，歌唱改革的摇滚乐早他妈唱火啦！我发疯似地跑啦，听他们唱歌我准得哭，我又想起我亲爱的来了，她也反对我跳，总是教导我走正道，规规矩矩地跳舞，别去和那些“横扫队”“震动队”的小歌们瞎掺和。可我就这份操性，不喜欢安分，你能让狗改了吃屎吗？让我跳一辈子的传统舞还不如把我捆了拉到宰猪场给一刀呢，人活着就得开心点。一想到明天要参加艺术节选拔我就感到腻味，跳那段破海鸥舞我肯定能选上，可我太讨厌那个死板的所谓表现民族精神的海鸥了，每个动作都是导演设计好的，叫你撅腩你就甭想撅别的，别说感情不能释放，连肌肉都没有自由。要是跳我自己的霹雳，准得把他们吓着，圆圆肯定冒火，好像谁冲着圣经撒尿犯了大忌似的。亲爱的一生气，我准没脾气。咳！

活得真累。

就在我玩深沉的时候，一辆黑色桑塔纳小轿车差点把我撞上天，我什么时候跳到倒霉的马路上来啦。我刚想发火，司机比我火还大，而且是个女的。

喂，你怎么走路也不老实？

谁让你开得这么疯的？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你酒后开车？

她嫣然一笑，但我发现她眼里充满敌意，她挺漂亮，嘴特大特性感，叫我把愤怒化成温柔。“你的舞台太大啦。”她说。

世界太小啦，我说。你的车牌吉利，666。我做出一个极其优雅的姿势，有点像在舞厅里邀请哪位小姐跳一段伦巴的那种优雅姿势，我轻轻地握住了桑塔纳温柔的把手。

“你想干什么？”漂亮女司机面部表情风云突变，百倍警惕地瞪着我，全没了女性的娇柔妩媚。末班车没啦，让咱搭一段行吗？多给您钱。我说。满脸都跑出可爱的笑来。女司机不为我的笑所感动，非常神速地摇上玻璃。——哥们，帮帮忙，咱不是坏人——她一踩油门，桑塔纳贴着明亮的路面飞行而去，拐弯的时候，发出一阵很悦耳很刺激的声响。漂亮女人没有好心肠！干吗不搭我一段，咱又不强奸你。我忧伤地望着远去的汽车，忧伤地走在凄凉潮湿的夜风里，忧伤地咀嚼着刚才被倒霉老太太打断的那个又苦又甜的吻。我再也没有拦到一辆汽车。

咳！这世上谁能给谁点温暖呢。我不相信。

你们也别信，信了准痛苦。

清晨我走进练功厅的时候，嗅出今天这儿的空气有点那个。我的那些亲爱的竞争伙伴们仿佛一夜间都美丽了许多，人人脸上涂

了一层神圣得近于荒诞的釉彩，干吗呀？不就是艺术节选拔吗？选上了又怎么样？得奖了又怎么样？到美国纽约的舞台上去扭扭屁股又怎么样？不至于下流到男孩子把头发烫成纯种狮子狗毛女孩子把眼圈涂成憨憨的熊猫样吧，这戏太过了，连平时挺文静的姑娘也嗲声奶气地说话变了味儿。我心里先涌起一阵寒冷的悲哀，接着翻上来一股火辣辣的愤怒，极其强烈凶猛的逆反心理攫住了我，我残酷地望着我的舞友们，真他妈的俗滥啦。但我很快就安静下来，我看见了我的圆圆。我的瞳仁的画面里充满飞舞的像电影升格镜头那样的红色胳膊，浑圆的丰满的，像红色的海浪一样的。海是红的，当然很好看。说海水是蔚蓝色美丽的人，肯定是个大傻帽，起码也缺少机智，你瞧咱的圆圆，率领着一群舞男舞女在认认真真地跳红绸舞。音乐温暖舒缓。圆圆跳得太美啦，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她是属于我的。这时阳光刚好从窗棂上透下来一缕一缕桔黄色的温柔，雾气像蓝色的帷幔。红绸舞还在舞着，爷爷奶奶们就跳这种舞了，他们老了我们还得接着跳，要不然该说咱不像中国人啦。我一边欣赏圆圆一边轻轻脱去外衣，我漫不经心又烦躁不安，我想起在荒原上见到的那自由奔驰又桀骜不驯的野马群，那才叫舞哪。女导演站在大镜子前满意地笑着，当年她也是跳领舞，她大约从圆圆身上看见了昔日的自己，那是个好老太太，我真想跑到长白山给她挖一棵能返老还童的人参来，让她吃了年轻了把我的圆圆换下来。在我胡思乱想中，红绸舞进入了高潮，圆圆一个极其优美又极其古老的造型动作，红绸舞结束啦。谢天谢地。圆圆香喷喷汗涔涔地走到我面前，扬起脸，大概是要我夸奖几句什么的。不成！我得恶心恶心他们，用如此旺盛的生命去陪着那个老掉牙的舞蹈，不是瞎耽误工夫吗？我故意扭着屁股丑化他们，臊他们，圆圆不自在啦，温柔地打我一下。你拿鞭子抽我我才开心呢。这时杂芜的声响中传来女导演叫我的声音。我故意猛一甩头，那线条极其有力潇

洒。

“玩帅！”圆圆抿嘴而笑。

好啦，亲爱的，咱哥们今天就给你们玩个帅。不能让你们这帮家伙舒坦了。

幻影 2000 战斗机滑过天空。我贴着明亮的大玻璃飞掠到录音机前，迅速地将一盘盒带塞了进去，那速度惊人连我自己都感到诧异。慢了不成，慢了海鸥旋律一转起来就没咱哥们的戏啦。你好！迈克·杰克逊，大洋彼岸的混血兄弟，你真给劲，我刚刚按下开关，你那带着多种血统气质的歌声便摇滚着而来。女导演和头头们恐怕没一个转过筋来的，这回对不住啦，得让咱痛痛快快地跳一回吧。大逆不道。嘿！就他妈的大逆不道啦，也比跳被爷爷奶奶们跳烂的红绸舞开心！我定了下神，站在练功厅中央，强烈的节奏鲜明而又充满骚动情绪的摇滚乐响遍整个大厅，我很从容地将一条黑色布带绑在额头上，很好，黑色的霹雳舞装和五指裸露的霹雳手套在我身上显示着一种黑色诱惑。我太自信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正悄悄来临。弯曲。颤抖的手臂。向后成 A 字形的脖颈。痉挛的小腿。冲浪一般的滑步。肩肘着地，风一般的旋转。五官错位。触电的感觉。幻影。我好像完全被音乐主宰而进入一个忘我境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我，地球失去引力，我感到浑身每根骨头都充满感情，每块肌肉都妙不可言，我的眼睛因生命的自由放出雄强犷悍的光，我的手臂和大腿变幻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奇妙动作。我才他妈的不是跳舞呢，我是宣泄生命。我快乐地要喊叫啦，像荒原的狼那样发出野性的原始的叫，噢——噢——噢——活着应该是这样的，就在我渐渐进入中国美学所推崇的那种意境中时，音乐戛然而止了。意境全无。真他妈的扫兴，我看见一个团头头的手刚刚从录音机键子上颤颤离开。就像一只臭黄手去捏一个纯洁美丽的乳房一